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

霍光廢立

漢武帝後元元年。鉤弋夫人之子。荆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竒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毋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能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二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

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恠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昭帝始元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且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

元鳳元年冬十月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

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

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

三年春正月太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

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睦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

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

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

誅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

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

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

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

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

禮

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光又白皇后  
徒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  
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輿不半日馳三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  
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庫叱咤手苦於  
筆墨身勞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冬則  
為風寒之所侵薄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  
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旗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  
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  
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  
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  
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  
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

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  
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嫌介有不具者於以上間非饗  
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  
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  
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  
蹇蹇亡已而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嘗久與騶奴宰  
人遊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報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  
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問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  
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  
擬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  
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  
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

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王嘗見大白犬頭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見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

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馬六軍抱持幼君。襁緜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授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至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前洒大王。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駟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拜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嗑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且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主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曰皇太

后壬申葬孝昭皇帝于平陵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  
至長安往往起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  
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鬪虎豹  
召皮軒車九旒驅馳東西所為諄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  
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  
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  
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  
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  
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  
蚤朋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  
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獲而昌邑小  
子先遷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  
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  
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曾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  
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  
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  
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  
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  
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  
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王亦縛嘉繫獄光安  
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  
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  
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  
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癸巳光召丞相

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邑昌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治帝侍中

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驕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教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弄舞闕虎，召皇太后御小馬。

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重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王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上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



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初衛  
太子納魯國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號  
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  
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魯國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  
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  
曾孫置間燥處吉日再省視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  
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  
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  
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  
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  
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富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

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  
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得養乳母加以  
藥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自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  
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  
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  
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  
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  
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乃置酒  
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  
怒廣漢重令人為介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已依倚廣漢兄弟及  
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腹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聞雞走馬以是具  
知問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

郭之閒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由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邸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宜宜襃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巳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畢洗沐賜御

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武侯巳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祖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侍從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寤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興數月曾孫立為帝許氏為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如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劾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後父廣漢刑人不但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侯宣帝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入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官平侯與世以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八人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遜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羌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有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

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晉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

光之福祿以此。不見其歸。時有。而已。其。久矣。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溥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嘗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許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鹽。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一死一生。今皇后當免乳。不可因。後毒藥去也。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難准。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

崩。初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其。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歡光。內其女入宮。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舉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去病祀。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置園邑三百家。長承奉守。下詔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宜以車騎將軍。

安世為大將軍。母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為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上思却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為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二年夏四月戊申。立子爽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大中大夫躡廣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昌侯。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

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加畫繡。網馮黃金塗。常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中。與監奴馮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閒。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踰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

而未察乃徙先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言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豈非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

奏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

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

聞民間讒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

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

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

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

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

况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

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上皇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

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

王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

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久之猶發發即族

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

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

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

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

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

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頡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敢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龜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

搗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大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己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為列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姊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忝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

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禍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翹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誣。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桀矣。况子孫以嗣後。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重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費積。更加裁奪。遂至恐懼。以生邪謀。豈徒霍光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鬪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忘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類。孝宣亦少恩哉。

趙充國破羌

漢宣帝元康四年。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

三論伯施云  
多也

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部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

神爵元年三月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

時信鄉遂劫略小種育叶犯塞攻以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亶為虜所擊失亡車上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府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六月趙充國至金城湏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陘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陘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壘營壁尤能持



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  
挑戰克國堅守捕得生口言是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  
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闕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  
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  
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  
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  
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  
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  
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  
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  
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  
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  
國令議之充國以為一馬自留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  
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  
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  
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  
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  
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  
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  
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疆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  
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  
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  
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上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  
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

擊罕羌將軍兵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  
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  
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他  
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  
兵瀆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  
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  
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  
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  
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起罕开之急以堅其  
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至適使先  
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  
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漢多誅之所慮也

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  
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  
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置書報從充國計  
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人屯聚懈弛望見人軍棄車重欲度湟水  
道阨陜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  
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  
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  
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  
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  
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置  
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  
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知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

兵屯田以待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殺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糶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此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莩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它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置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洄阨。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无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安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腫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尹使生宅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後豫自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令冬非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耆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上之將軍孰計復

奏免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也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動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二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宅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阻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

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二年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志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

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能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書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幸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志。皆帥前輩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餘皆為侯。為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幸武賢。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幸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 匈奴歸漢

漢昭帝始元二年。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孱

重墮殞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毋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毋尤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顛渠闕氏謀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六年春二月壺衍鞬單于立毋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憲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蘇武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

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天漢元

蘇武使匈奴事見伐

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遼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

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又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

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汗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世後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見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一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曰：「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斬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散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宣帝本始二年，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六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三年春正月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畜產遠。

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  
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負斬首捕虜百  
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  
王以下二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  
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  
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  
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  
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  
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  
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  
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下  
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畜以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

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  
耗怨烏孫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  
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  
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  
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盜不能  
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竝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  
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地節二年匈奴壹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問權渠單于以右大將  
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  
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  
欲與漢和親右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  
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行未到



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  
軍監治衆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  
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什六七又  
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數  
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三年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  
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督軍宿焉者外瑤不欲質  
匈奴亡走焉者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  
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  
人田渠犂積穀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  
破之車師王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  
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

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  
弟婁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  
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谷必  
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  
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執不能  
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  
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丑  
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  
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  
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  
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

師不足致意也。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神爵二年九月，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下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亡，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奢者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為握衍胸鞮單于。握衍胸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鞮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欲降漢，使人至渠

率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  
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  
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  
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封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麻  
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  
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  
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握衍胸鞬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  
逐王

三年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  
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  
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四年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土勝之來朝匈奴握衍胸鞬單于暴

虐奸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會烏

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慕及左地貴人共立  
稽侯冊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  
水北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  
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  
我握衍胸鞬單于惠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  
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  
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  
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  
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兩為左谷蠡王  
少子姑瞽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屠耆單于庭

五鳳元年秋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揮左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

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几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冀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闕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詎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賤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

必特走遠道。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慮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二年秋八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屠耆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督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妾為閭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三年六月。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進塞亡寇滅戍卒什二夏四月匈奴閭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之拜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單于庭

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鬥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sub>有也</sub>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疆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sub>又之</sub>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請于右賢王誅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

亦遣于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大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尊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勿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蹠今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

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  
黃金璽盤綬玉具劔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祭服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  
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  
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自井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  
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  
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  
賜單于觀以珍寶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  
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出六千  
又發邊郡七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  
服又轉邊穀米糲前後二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

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  
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  
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  
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四年冬十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  
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  
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泉  
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  
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殺助呼韓邪即  
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

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五年，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為：「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舍不致。

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既至，郅支見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毀畜產去。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衆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建詔三年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并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  
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  
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如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  
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  
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  
居困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其驕慢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  
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  
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  
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  
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  
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  
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

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  
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  
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  
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  
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夷殺略大昆彌子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  
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  
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  
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  
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年以為  
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背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  
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



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閉單于乘大國屈意康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詐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目前至郅支城都賴水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以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闕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發人發新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日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知

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聲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竝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工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

新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丞相斥衡等以為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五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聞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

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僕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旨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寒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

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迥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大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漢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乎不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何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賂谷水門稍稍

平之卒徒築治功費又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成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成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際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嚴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中成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濼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能故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人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以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為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其延壽延壽不取及破郵支還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第陳湯素食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瀆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郵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郵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用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

父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鄧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以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奉歛侯之旗，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遷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折命之功。父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駁馬三十四匹。雖斬死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其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漢捕斬單于，令所衡石，顯以為鄧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

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兒女二人。長女額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額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額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顯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

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湏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

四年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顯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較。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反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賜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

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惟羞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惟羞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河平元年匈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即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贄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下

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跪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元延元年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

綏和元年秋八月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王與為右賢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鷩鷩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

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損即但以上指曉潘令從  
潘所說而求之潘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  
郡漢二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又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  
斷割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  
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潘曰詔指也然潘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  
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潘容歸漢後復使  
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  
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  
潘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潘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潘擅稱  
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潘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哀帝建平四年秋八月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  
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

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  
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  
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  
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域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  
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石  
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時匈奴恃慢大臣  
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  
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老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  
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口乎其後深惟杜絕計規  
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  
西河絕大幕破真茹囊主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禱於姑衍

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款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自此之後款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疆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採姑嫺之使藉滂姐之場父朝鮮

之旂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然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然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



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四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

### 恭顯用事

漢宣帝黃龍元年三月帝復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癸巳太子即皇帝位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

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

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竝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克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灑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說辯以中傷人忤限睚眦輒被以危灑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䟽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

郡國又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明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昊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昊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嘗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待詔華龍行汗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今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

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志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夏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誣辱建白望之前

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傳。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懸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

三年。上復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永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象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宥。使得竝進。今賢不肯渾。蔽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竝進。章交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  
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惡轉相是非所以營惑耳目  
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  
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  
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  
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  
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  
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  
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  
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  
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  
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  
如皇賢季孟李斯而請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汗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

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  
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  
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  
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  
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  
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  
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  
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  
共謀違善依惡讞讞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  
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  
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  
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

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  
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  
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  
內重堪，又患衆口之寢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常稱譽堪，  
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  
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  
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  
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  
邪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後坐春  
夏繁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

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  
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灑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  
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  
罪，毀與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  
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聞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  
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先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  
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  
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  
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  
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闕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

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掄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掄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掄之即與興共為薦，興奏稱譽其美，以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掄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與髡鉗為城旦。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須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謫

令自殺於公車。

建昭二年六月，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贛。贛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灑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

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饉，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惺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夫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灋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前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灋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玩。秋，房去至新豐，因

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漢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趙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敵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

傾巧無行多從王求金錢欲為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章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為庶人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屏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



通鑑紀事本末 卷四  
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  
頭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後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  
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躡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誓一萬萬初顯  
聞衆人凶凶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  
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  
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  
此類也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  
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  
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  
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  
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  
其真然後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竟寧元年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

欲附之為言昭儀兄謁者遂脩救宜侍帷帷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  
問言事上聞遂言顯權大怒罷遂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  
兄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十人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  
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  
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  
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  
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  
少傅張譚是也其少傅為御史大夫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  
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

郡憂憊不食道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  
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司隸校尉涿郡且尊劾奏丞相衡御  
史大夫譚知顯等顛權擅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  
阿諛曲從附下周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  
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  
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  
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  
羣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 成帝淫荒

元帝竟寧元年六月乙未成帝即皇帝位 秋七月丞相衡上疏曰臣聞  
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媾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  
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一也已來三代興  
廢未有不由此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  
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者善惡之歸明七凶  
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  
其意

成帝建始二年 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  
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玉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  
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  
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文德不厭女德  
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  
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倖異態後倖  
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纒之謗申生蒙無  
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

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厥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禪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互恐宗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

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搯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灋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養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灋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灋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

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刺心秉德。謙約為右。垂則列妾。使有  
灑焉。

鴻嘉元年二月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  
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甘泉長楊五柞闢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  
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生放。放為侍中中郎  
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二年春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陛登堂而雉。後雉又集大  
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  
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  
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  
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睭睭驚怪。連日  
徑歷三公之府。大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

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闓詔音曰。聞捕得雉。毛  
羽頗摧。拆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  
主為佞調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若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調。而足公  
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  
以聖灑。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  
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  
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  
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  
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  
也。

三年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董載  
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

同輩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班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婕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乃入宮。大幸。有文弟復召入。姿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虞昭臺宮后姊調等皆誅死。親屬歸故郡。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高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怨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永始元年春正月。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

乙亥。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若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累。有辜。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解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

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突，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滅死罪一等，論為鬼薪。夏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釳，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妒性剛，有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屋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

書所載賢妃真婦與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者，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瀆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二年，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詔當更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政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舞薨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湎於酒。秦所

以二世十六年而亡。秦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熹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廢先帝灑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及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媠媠，溷散無別。黽免道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于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弊八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必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

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萬給費，擬驪山。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股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灑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孰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水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水自知有內

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捕永  
令發去上使侍御史叔永救過交道廢者勿道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  
自悔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  
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虐對曰書云乃用婦人  
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  
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誦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  
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  
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  
朝東宮太后泣曰帝聞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  
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  
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設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  
者賊傷無辜從者支屬竝乘權執為暴虐請免放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  
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故放久不得遷聖書勞問不絕敬武公  
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慶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  
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于東非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  
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  
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竝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  
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  
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  
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院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  
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  
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欺北宮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閭之處



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竝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朝覲灑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咎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敕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壘校尉劉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故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當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

二百四十一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泰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然哉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辨死亡之誅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十二月北地都尉張放上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虜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祿大夫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之業太后甚悅綏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日當辭去上宿供張白

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等楚昏夜平善鄉晨傳終  
歎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謠譎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  
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脩容  
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  
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  
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權言之可為於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  
衰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 河決之患

漢元帝永光五年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  
口而屯氏河絕

武帝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築官其上名曰  
宣房宮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  
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而  
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  
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屯  
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  
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此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  
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  
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  
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  
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疏闕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

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捷為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箔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二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夫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

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

業振贍之

綏和二年九月。駙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濫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

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隳者夫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灋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澤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灋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恐歲

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服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沉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右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稨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滯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

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沛國相譚典其議，為甄豐吉。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家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

明帝永平十一年，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作，後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景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景還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



